



五代史補第四

漢二十條

上藍寺石榴識

高祖常在晉祖麾下晉祖既起太原以高祖遂有天下先是豫章有僧號上藍者精於術數自唐末著識云石榴花發石榴開議者以石榴則晉漢之謂也再言石榴者明享祚俱不過二世矣

蘇逢吉際會

高祖在河東幕府闕書記朝廷除前進士丘廷敏為之以高祖有異志恐為所累辭疾不赴遂改蘇逢吉未幾契丹南侵高祖仗順而起兵不血刃而天下定逢吉以佐命功自掌書記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逾年廷敏始選授鳳翔麟遊縣令過堂之日逢吉戲之且撫所坐椅子曰合是長官坐何故讓與鄙夫耶庭敏遂慚悚而退

樞密使擅替留守

周高祖為樞密鳳翔永興河中三鎮反高祖帶職出討之迴戈路由京洛時王守思為留守以使相自專乘檐子迎高祖於郊外高祖遙見大怒且疾駟入於公館久之始令人傳旨托以方浴守思不知其怒但安坐俟久時白文珂在高祖麾下名而謂曰王守思乘檐子俟吾誠無禮也安可久為留守汝宜亟去代之文珂不敢違於是即時禮上頃之吏駟去報守思曰白侍中受樞密命為留守訖留守大驚奔馬而歸但見家屬數百口皆被逐于通衢中百姓莫不聚觀其亦有乘便號叫索取貨錢物者高祖使吏籍其數立命償之家財為之一空朝廷悚然不甚為理

武行德察冤獄

武行德之守洛京也國家方設鹽法有能捉獲一斤以上者必加

厚賞時不逞之徒往往以私鹽中人者常有村童負菜入城途中值一尼自河陽來與之偕行去城近尼輒先入既而門司搜閱于菜籃中獲鹽數斤遂繫之以詣府行德取其鹽視之裹以白絹手帕子而龍麝之香襲人驚曰吾視村童弊衣百結藍窶之甚者也豈有薰香帕子必是奸人為之爾因問之曰汝離家以來與何人同途村童以寔對行德聞之喜曰吾知之矣此必天女寺尼與門司啓侍以來求賞也遽問其狀命信捕之乃即日而獲其事果連門司而村童獲免自是官吏畏服而不敢欺京邑肅然先是行德以採薪為業氣雄力壯一谷之薪可以盡負鄉里謂之武一谷高祖在河東見之驚異因召置麾下攀鱗附翼遂至富貴然聽訟甚非所長至是明辨如此論者異之

馬希範見高郁為崇

馬希範常重一僧旆報慈長老能入定觀人休咎希範因問之曰  
吾於富貴固無遺恨但不知者壽爾吾師以為如何報慈曰大王  
無憂當與佛齊年希範喜以為享壽無窮及薨也止於四十九先  
是希範常嫉高郁之為人因莊宗言而殺之至是方臨江觀競渡  
置酒未及飲而希範忽驚起頌其弟曰高郁來希廣亦驚曰高郁  
死久矣大王勿妄言而希範血自鼻出是夜遂卒

### 張少敵抗議嫡庶

馬希範卒判官李臯以希範同母弟希廣為天策府都尉撫御尤  
非所長大校張少敵憂之建議請立希廣庶兄武陵帥希萼且曰  
希萼處長負氣觀其所為必不為都尉之下加之在武陵九溪蠻  
通好往來甚歡若不得立必引蠻軍為亂幸為思之李臯忽怒曰  
汝輩何知且先大王為都尉俱為嫡嗣不立之却用老婢兒可乎

少敵曰國家之事不可拘以一途變而能通所以國長久也何嫡  
庶之云乎若明公必立都尉當妙設方略以制武陵使帖然不動  
乃可不然則社稷去矣臯愈怒竟不從少敵之謀少敵度無所柰  
何遂不辭出未幾希萼果以武陵反引九洞溪蠻數路齊進遂之  
長沙縊希廣於郊外而支解李臯自是湖南大亂未逾年而國滅  
一如少敵之言初希萼之來也希廣以全軍付親校許可瓊使逆  
擊之可瓊覩希萼衆盛恐懼夜送旂鼓乞降希萼大喜於是兼可  
瓊之衆長駟而至希廣素奉佛聞之計無所出乃被縋衣引群僧  
念寶勝如來謂之穰災頃之府廨火起人忽紛擾猶念誦之教未  
輟其慙如此少敵憂之良有以也先是城中街道尚種槐其柳即  
無十一二至是內外一變皆種柳無復槐矣又居人夜間好織草  
鞋似槌芒之教聞于郊野俄有童謠云湖南城郭好長街竟栽柳

樹不栽槐百姓奔竄無一事只是槌芒織艸鞋人無長少皆誦之未幾國亂百姓奔竄死于溝壑者十有八九至是議者始悟蓋長街者通內外之路也槐者為言懷也不栽槐蓋兄弟不睦以至國亡失孔懷之義也艸鞋者遠行所用蓋百姓遠行奔竄之義也

### 馬希萼囚于衡陽

馬希萼既立不治國事數與僚吏縱酒為樂有小吏謝廷擇者本帳下廝養有容貌希範素寵嬖之每筵會皆命廷擇預坐諸官甚有在下者于是衆怒徃徃偶語曰此輩旧制有燕會唯用兵守門以防他虞今与我等齊列何辱之甚也其弟希崇因衆怒咄咄與其黨竊發擒希萼囚之於衡陽又自立未數日江南遣袁州刺史邊鎬乘其亂領兵來伐希崇度不能敵遂降先是長沙童謠云鞭打馬走不暇未幾果為邊鎬所滅初鎬常為僧以覘湖南尤能弄

鉞每侵晨必弄鉞行乞遇城徃徃擲起鉞以度門之高下及來湖南士庶頗有識之者

### 高從誨母夢

高從誨季興之庶子而處長為性寬厚雖大夫不如也天成中季興叛從誨力諫之不從及季興卒朝廷知從誨忠使嗣亦封南平王初季興之事梁也每行軍常以愛姬張氏自隨一旦軍敗携之而竄遇夜悞入深澗中時張氏方妊行陸季興恐為所累俟其寢酣以劍刺岸邊而墮殺之然後馳去既而岸欲崩張氏且驚起呼季興曰妾適夢大山崩而壓妾身有神人披金甲執戈以手托之遂免季興聞之謂必生貴子遂挈之行後生從誨

### 慕容彥超擒盜

慕容彥超素有鈎距兗州有盜者詐為大官從人跨驢于衢中市

羅十餘匹價值既定引物主詣一宅門以驢付之曰此本宅使汝且在此吾為汝白王本使以請直物主許之既而聲迹悄然物主怒其不出叩門呼之則空宅也於是連叫賊巡司至疑其詐兼以驢收之詣府彥超憫之且曰勿憂吾為汝擒此賊乃留物主府中復戒厩卒高繫其驢通宵不與水草然後密召親信者牽於通衢中放之且曰此盜者之驢耳自昨日不與水艸其飢渴甚矣放之必奔歸家但可躡蹤而觀之盜無不獲也親信者如其言隨之其驢果入一小巷轉數曲忽有兒戲于門側視其驢連呼曰驢歸驢歸盜者聞之欣然出視遂擒之

### 安審琦惡釋氏

安審琦素惡釋氏凡居方鎮僧凡有過不問輕重敬之及鎮青州也一旦方大宴忽有紫衣僧持錫直上廳事審琦赫怒連叱是僧

安然不顧縱步而蹤因室至中門審琦仗劍逐之將及而滅但聞錫杖戢鏗然入在卧所審琦驚懼之際有小蒼頭報曰國夫人生子矣得非紫衣錫杖者乎因命之曰僧哥即安守忠也自是審琦稍稍信重

### 梁震裨贊

梁震蜀郡人有才畧登第後寓江陵高季興素聞其名欲任為判官震耻之然難於拒恐禍及因謂季興曰本山野鄙夫也非有意於爵祿若公不以孤陋令陪軍中未議但白衣從事可矣季興竒而許之自是震出入門下稱前進士而已同光中莊宗得天下季興懼而入覲時幕客皆替成震獨以為不可謂季興曰大王本梁朝與今上世稱讐敵血戰二十年卒為今上所滅神器大宝雖歸其手恐餘怒未息觀其旧將得無加害之心宜深慮焉季興不從

及至莊宗果欲留之樞密郭崇韜切諫以為不可天下既定四方諸侯惟相繼稱慶然不過子弟與將吏耳惟季興而躬自入覲可謂尊獎王室者也禮待不聞加等反欲留縻之何以來遠臣恐此事一行則天下解體矣莊宗遂令季興歸行已決旬莊宗易慮遽以詔命襄州節度劉訓伺便囚之而季興至襄州就館而心動謂吏曰吾方寸擾亂得非朝廷使人追而殺吾耶梁先輩之言中矣與其住而生不若去而死遂棄輜重與部曲趨徠者數百人南走至鳳林關已昏黑於是斬關而去既而是夜三更向之急遽果至襄州劉訓料其去遠不可追而止自是季興怨憤以兵襲取復州之監利玉沙二縣命震州奏請以江為界震又曰不可若然則師必至矣非大王之利也季興怒卒使為之既而奏發未幾朝廷遣夏魯竒房知溫等領兵來伐季興登城望之見其兵少喜欲開城

出戰震復諫曰大王何不思之甚耶且朝廷禮樂征伐之所自出兵雖小而勢甚大加以四方諸侯各以相吞噬為志但恨未得其便耳若大王不幸或得一戰勝則朝廷徵兵于四方其誰不欲伏順而起以取大王之土地耶如此則社稷休矣為大王計者若莫致書于主帥且以牛酒為獻然後上表自劾如此則庶幾可保矣不然則非僕之所知也季興從之果班師震之裨贊皆此類也洎季興卒子從誨繼立震以從誨生于富貴恐相知不深遂辭居于龍山別業自號處士從誨見召皆跨黃牛直抵廳事前下呼從誨不以官闕但充召而已末年尤好篇詠與僧齊已友善貽之詩曰陳琳筆硯甘前席角里烟霞憶共眠蓋以其高尚之趣也

### 趙惟則廉介

趙惟則官至正郎以廉介自處乾祐中于京師賃一故宅居歲餘

有吏叩門見之自言嘗為此宅閭吏契丹犯闕時故主與之深夜掘地藏金<sup>銀</sup>幾<sup>篋</sup>兵去之後故主去世人未有知者今識其處公取之以少許見賜用救朝夕惟則初聞愕然欲詬責是吏久之佯喜曰甚善甚善寶物豈可容易而得汝慎勿言俟吾擇一日吉召汝取之可也吏以為然既出惟則謂家人曰平生不以貨財自污今日一旦為是吏褻瀆辱甚焉此宅不可復居翌日遂遷去

### 廖氏世胄

廖氏虔州贛縣人有子三人伯曰圖仲曰偃季曰凝圖凝皆有詩名偃驍勇絕倫由是豪橫遂為鄉里所憚江南<sup>命</sup>功臣鍾章為虔州刺史深嫉之于是圖與凝等議曰觀章所為但欲滅吾族矣若戀土不去禍且及矣于是領其族暨部等三千餘人具鎧仗號令而後行章不敢逐遂奔江南時武穆王在位見其衆盛恐難制欲取

盡誅之或者曰大王姓馬而廖來歸廖者料也馬得料其勢必肥實國家大典之兆其可殺乎穆王喜遂善待仍制下以凝為永州州刺史圖為行軍司馬偃以天策府列校仍賜莊宅于衡山自稱逸人偃能為馬上挺身而立取溼衣振奮而服之以示輕捷荆南高季興次子忘其名管親軍雲猛都謂之雲猛即君聞偃名因兩境交兵請與偃鬪偃欣然而往雲猛能用鎗見偃瘦小心輕之馳騎而刺偃垂及之偃佯落馬雲猛勢未及止偃自後奮戈一擊墮地因主擒之自是其名愈振故武穆王終世不為隣境所輕者偃之力焉至其子希範嗣位九溪蠻叛命偃率兵討之為流矢所傷死於蠻中凶訃至希範使人報其母張氏張氏不哭謂其使曰為妾謝大王舉家三百餘口受王分食解衣之賜雖盡死未足以上報况一子乎望大王勿以為念希範聞而嘆曰廖氏有此母欲不



與其可得乎於是厚加存恤仍遣使召凝任為從事至希範薨國亂為江南所滅遂遷金陵唐主授以水部員外郎為洪州連昌縣令未幾又遷江州團練使凝為人不羈好詼諧嘗覽裴說經杜工部墓詩曰擬鑿孤墳破重教大雅生因曰如此裴說乃劫墳賊耳聞者笑及在江州盛夏嘗患辭燥乃以一大桶盛冷水坐于其間或至終日雖賓友謁見出露其首與之談笑其簡率如此先是凝嘗夢人以印授之拜捧之際其印缺其一角凝不能測及授江州之命始悟曰印缺一角蓋偏禪之象也團練副使不亦宜乎時人異之

### 李臯州謝馬表

李臯與弟節俱在湖南幕下節亦有文學同光初馬氏武穆王授江南諸道都統詔賜戰馬數百匹臯為謝表百餘字後思意艱澁

時節在側臯頌謂之曰嘗聞馬有旋風之隊如何得一事為對節曰馬既有旋風隊軍亦有偃月營何患耶臯欣然下筆云尋當偃月之營擺作旋風之隊表遂成論者以此對最為親切

### 沈彬石槨

沈彬宜春人能為歌詩格高逸應進士不第遂遊長沙會武穆方霸彬獻頌德詩云金翅動身摩日月銀河轉浪洗乾坤武穆覽而壯之欲辟之在幕府以其有足疾遂止彬由是往來湖湘間自稱進士邊錫之下湖南也後主聞其名召歸金陵令為縣宰彬辭不就遂受金部郎中致仕年八十九初彬既致仕營別業於鍾山庭有古栢可百餘尺一旦為迅雷所擊仆於地自成四片彬視之欣然謂子庭瑞曰此天所以賜吾也汝宜成之庭瑞曰雷擊之木恐非祥不宜為棺彬怒曰吾命汝安得違之耶庭瑞懼遂如教卒竟

用此棺及葵掘地未及丈餘又得石槨工有篆文四字云沈彬之槨其制度大小與棺正相稱遂葬之時人異焉

### 李中令好戲

李曦岐王之子昆仲間第六官至中書令世謂之六令公情性好戲為鳳翔節度因生辰隣道特賀禮使畢至有魏博使少年如美婦人秦鳳使矧酒且多髯二人坐又相接而魏使在下曦因曰二使車一妍一醜何不相嘲以為樂事魏博使恃少俊先起曰今日不幸與水州大王接席秦鳳使徐起應曰水草大王不敢承命然吾子容貌如此又坐次相接得非水草大王夫人耶在坐皆笑

### 李知損輕薄

李知損官至諫議大夫好輕薄時人謂之李羅隱至於親友間往還簡牘往往引里巷常談為之偶對常有朝士奉使回以土物為

贈其意猶望卻回知損覺之且貽書謝之曰在小子一時間却擬送去恐大官兩羅裏更不將來乾祐中奉使鄭州時宋彥筠為節度彥筠小字忙兒因宴會彥筠酒酣輒問曰衆人何為跣足下為羅隱對曰下官平素好為詩其格致大抵如羅隱故人為號彥筠曰不然蓋為足下輕薄如羅隱耳知損大怒厲聲曰只如今公人皆謂之宋忙兒未必便能放牛滿坐皆笑

### 王仁裕賊頭

王尚書仁裕乾祐初放一榜二百一十四人乃自為詩云二百一十四門生春風初動毛羽輕擲金換却天邊桂鑿壁偷將榜上名陶穀為尚書素好恢諧見詩佯敬曰大奇大奇不意王仁裕今日做賊頭也聞者皆大笑

### 馮玉為承翰所議

馮玉嘗為樞密使有朝使馬承翰素有口辨一旦持刺來謁玉玉覽刺輒戲曰馬既有汗宜卸下鞍承翰應教曰明公姓馮可為死囚逢獄玉自以言失遽延而謝之

### 裴長官捕蝗對

乾祐中有裴長官為新鄭縣令時蝗蟲為災新鄭尤甚本州有令使令躬行率村農掩撲無令散入別縣居無何蝗虫飛散觸處皆是州牧怒下符劾之長官素滑稽其對狀曰伏以前件蝗虫背上

### 五代史補第四終

### 五代史補第五

周二十二條

高祖徵異

高祖之為樞密使也每出入常恍然覩人前導狀若臺省人吏其服色一緋一綠高祖以為不祥深憂之及河中鳳翔永興等處反詔命高祖征之一舉而二鎮瓦解自是權傾天下論者以為功高不賞郭氏其危乎高祖聞而恐懼居無何忽覩前導者服色緋者改紫綠者改緋高祖心始安曰彼二人者但見其升不見其降吉兆也未幾遂三軍而推戴

### 高祖征李守真

高祖征李守真軍次河上高祖慮其爭濟臨岸而諭之未及生忽有羣鴉噪于上高祖退十餘步引弓將射之天未及發而岸崩其

釁裂之勢在高祖足下高祖棄弓顧羣鴉而笑曰得非天使汝驚動吾耶如此則李守真不足破矣於是三軍欣然各懷鬪志矣

### 高祖以讖殺趙童子

高祖之入京師也三軍紛擾殺人爭物者不可勝數時有趙童子者知書善射至防禦使覩其紛擾竊憤之乃大呼於衆中曰樞密太尉志在除君側以安國所謂兵以義舉鼠輩敢爾乃賊也豈太尉意耶於是持弓矢於所居巷口據牀坐凡軍人之來侵犯者皆殺之由是居人賴以保全僅數千家其間亦有致軍帛於門下用為報答以堆集如邱陵焉童子見而笑曰吾豈求利者耶於是盡歸其主高祖聞而異之陰謂世宗曰吾聞人間讖云趙氏合當為天子觀此人才畧度量近之矣不早除去吾與汝其可保乎使人誣告收付御史府劾而誅之洎高祖厭世未十年而皇宋有天下

趙氏之讖甚應於斯之知王者不死信矣哉

### 高祖圍兗州夢文宣王

高祖登極改乾祐為廣順是年兗州慕容彥超反高祖親征城將破忽夜夢一人狀貌甚偉異被王者之服謂高祖曰陛下明日當得城及覺天猶未曉高祖私謂徵兆如此可不預備乎於是躬督將士戮力急攻至午而城陷車駕將入有司請由生方鳴鞘而進遂趨別卷轉數曲見一處門墻甚高大問之云夫子廟高祖意豁然謂近臣曰寡人所夢得非夫子乎不然何取路於取也因下馬觀之方升堂覩其聖像一如夢中所見者於是大喜叩首再拜近臣或諫以為天子不合拜異世陪臣高祖曰夫子聖人也百王取則而又夢告寡人得非夫子幽贊所及耶安得不拜仍以廟側數士家為洒掃戶命孔氏襲文宣王者長為本縣令

慕容彥超鐵胎銀

慕容彥超之被圍也乘城而望見高祖親臨矢石其勢不可當退而憂之因勉其麾下曰汝等宜為我盡命吾庫中金銀如山積若全此城吾盡以為賜汝等勿患富貴頃之有卒私言曰我知侍中銀皆鐵胎得之何用於是詣軍聞之稍稍解體未幾城陷及高祖之入也有司閱其庫藏其間銀鐵胎者果十有七八初彥超常令人開質庫有以鐵胎銀質錢者經年後庫吏始覺遂言之於彥超初甚怒頃之為吏曰此易致耳汝宜偽劄庫塲凡金銀器用暨縑帛等速皆藏匿仍亂撒其餘以為賊踐後申明吾當擒此輩矣庫吏如其教於是彥超下令曰吾為使長典百姓而又不謹遭賊劄去其過深矣今恐百姓疑彥超隱其物宜令三日內各投狀明言質物色自當倍償之不爾者有過百姓以為然於是投狀相繼翌

日鉄胎銀主果出<sup>是</sup>於擒之置之深室中使教部曲輩晝夜造用廣府庫此銀是也

世宗問卜

世宗在民間嘗與鄴中大商頡跌氏忘其名往江陵販賣茶貨至江陵見有卜者處士王其術如神世宗因頡跌氏同往問焉方布卦忽有一著躍出卓然而立卜者大驚曰吾家筮法十餘世矣常記曾祖以來遺言凡卜筮而著自躍而出者其人貴不可言况又卓立不倒得非為天下之主乎遽起再拜世宗雖佯為詰責而私甚喜於逆旅中夜置酒與頡跌氏半酣戲曰王處士以我當為天子若一旦到此足下要何官請言之頡跌氏曰某三十年作估未有不<sup>由</sup>京洛者每見稅官坐而獲利一日所入可以敵商賈數月私心羨之若大官為天子某願得京洛稅院足矣世宗笑曰何

望之卑耶及承郭氏之後踐祚頡頏氏猶在召見竟如初言與之

### 世宗誅高平敗將

世宗之征東也駐蹕於高平劉崇兼契丹之衆來迎戰時帥多特  
而端而王師不利親軍帥樊愛能等各退衄世宗赫怒躍馬入陣  
引五十人直衝崇之牙帳崇方張樂飲酒以示閒暇及其奄至莫  
不驚駭失次世宗因以奮擊遂敗之追奔於城下凱旋駐蹕路州  
且欲出其不意以誅退衄者乃置酒高會指樊愛能等數人責之  
曰汝輩皆累朝宿將非不能用兵者也然退衄者無他誠欲將寡  
人作貨物賣與劉崇爾不然何寡人親戰而劉崇始敗耶如此則  
卿等雖萬死不足以謝天下宜其曲膝引頸以待斧誅言訖命行  
刑壯士擒出皆斬之于是立功之士以次行賞自行伍拔於軍廂  
者甚衆其恩威並著皆此類也初劉崇求援于契丹得騎數千及

覩世宗兵少悔之日吾觀周師易與爾契丹之衆宜勿用但以本  
軍攻戰自當萬全如此則不惟破敵亦足使契丹見而心服一舉  
而有两利兵之機也諸將以為然乃使人為契丹主將曰柴氏與  
吾主客之勢不煩足下餘及敢請勒兵登高觀之可也契丹不知  
其謀從之泊世宗之陣也三軍皆賈勇爭進無不一以當百契丹  
望而畏之故不救而崇敗論者曰世宗患諸將之難制也久矣思  
欲誅之未有其釁高平之役可謂天假故其斬決而無貸焉自是  
姑息之政不行朝廷始尊大自非英主其孰能如此哉

### 世宗面諭江南使

世宗既下江南北駐蹕於建安以書召偽主主皇恐命鍾謨李德明  
為使以見世宗德明素有詞辯以利害說世宗使罷兵世宗具知  
之乃盛陳兵師排旗幟弋戟為鹿道項以奏御然後引德明等入見

世宗謂之曰汝江南自以為唐之後衣冠禮樂世無比何故與寡人隔一帶水更不容發一使奉書相問惟泛海以通契丹舍華事夷禮將安在今又聞汝以詞說寡人罷兵是將寡人比六國時一羣痴漢何不知人之甚也汝慎勿言當速歸報汝主今徑來跪寡人西拜則無事矣不然則寡人須看金陵城借府庫以犒軍汝等得無悔乎於是德明等戰懼不能措一辭即日告歸及見偽主具陳世宗英烈之狀恐非四方所能敵為主計無所出遂上表服罪且乞以江南之地以奉宗廟修職貢其詞甚哀世宗許之因曰叛則征服則懷寡人之心也於是遣使者賞書安之然後凱旋論者以世宗加兵于江南不獨臨之以威抑亦諭之以禮可謂得大君之體矣

### 世宗詔陳搏

陳搏陝西人能為詩數舉不第慨然有塵外之趣隱居華山自是其名大振世宗之在位也以四方未服思欲牢籠英傑且以搏曾踐塲屋不得志而隱必有奇才遠畧於是召到闕下拜左拾遺搏不就堅乞歸山世宗許之未幾賜之書勅陳搏朕以汝高謝塵寰栖心物外養太浩自然之氣應少微處士之星既不屈於王侯遂隱居之岩壑樂哉中和之化慶乎下武之期而能遠涉山涂暫來城闕決旬延遇宏益居多白雲暫駐於帝鄉好爵難縻於達士昔堯唐之至聖有巢許為外臣朕雖寡薄庶遵前鑒恐山中所闕已令華州刺史每事供須乍反故山履茲春序緬懷高尚當適所宜故茲撫問想宜知悉即陶穀之詞也初搏之被召嘗為詩一章云艸澤吾皇詔圖南搏姓陳三峰十年客四海一閑人世態從來薄詩情自得真超然居物外何必使為臣好事者欣然謂之答詔詩

世祖問相於張昭遠

世祖以張昭遠好古直甚重之因問曰朕欲得一賢相卿試為言朝廷誰可昭遠對曰以臣所見莫若李濤世宗常薄濤之為人聞昭遠之舉甚驚曰李濤本非重厚朕以為無大臣體卿首舉此何也昭遠曰陛下所問止名行曾不問才畧如何耳且濤事晉高祖曾上疏論邠州節度使張彥澤蓄無君之心宜早圖之不然則為國患晉祖不納其後契丹南侵彥澤果有中渡之變晉社殲焉先帝潛龍時亦上疏請解其兵權以備非常之變少主不納未幾先帝遂有天下以國家安危未兆間濤已先見非賢而何臣所首舉之者止為此也世宗曰今卿言甚公然此人終不可于中書安置居無何濤亦卒濤為人不拘禮法與弟澣雖甚雍睦然聚話之際不典之言往往間作澣娶禮部尚書竇寧固之女年甫甲稍高成結

之夕竇氏出參濤輒望塵下拜澣驚曰大哥風狂耶新婦參阿伯豈有答禮儀濤應聲曰我不風只將謂是親家母澣且慚且怒既坐竇氏復拜濤又叉手當胸作敬後語曰慙無竇建繆作梁山喏喏嗒嗒時聞者莫不絕倒凡濤于閨門之內不存禮法也如此故世宗以為無大臣體不復任用宜哉

世宗問王朴運祚

世宗志在四方常恐運祚速而功業不就以王朴精究術數一旦從容問之曰朕當得幾年對曰陛下用心以蒼生為念天高聽卑自當蒙福臣固陋輒以所學推之三十年後非所知也世宗喜曰若如卿言寡人當以十年開拓天下十年養百姓十年致太平足矣其後自瓦橋關回戈未到關而晏駕計在位止及五年餘六箇月五六乃三十之數也蓋朴婉而言之



世宗上病龍臺

世宗末年大舉以取幽州契丹間其親征君臣恐懼沿邊城壘皆望風而下凡蕃部之在幽州者亦連宵遁去車駕之瓦橋關探邏是實甚喜以為大勳必集登高阜因以觀六師頃之有父老百餘輩持牛酒以獻世宗問曰此地何名對曰歷世相傳謂之病龍臺默然遽上馬馳去是夜聖體不豫翌日病重有詔回戈未刻閱而晏駕先是世宗之在民間已常夢神人以大傘見遺色如鬱金加道經一卷其後遂有天下及瓦橋不豫之際復夢向之神人來索傘與經夢中還之而驚起謂近侍曰吾夢不祥豈非天命將去耶遂召大臣戒以後事初幽州間車駕將至父老曰有竊議曰此不足憂且天子姓柴幽者為燕燕者亦煙火之謂也此柴入火不利之兆安得成功卒如其言

符皇后志操

世宗皇后符氏即魏王彥卿之女時有相士視之大驚密告魏王曰此女貴不可言李守真素有異志因與子崇訓娶之禮畢守真甚有喜色其後據河中叛高祖為樞密使受命出征后知高祖與其父有舊城破之際據堂門而坐叱諸軍曰我符魏王女也魏王與樞密太尉弟兄之不若汝等慎勿無禮於是諸軍皆然引退頃之高祖至喜曰此女於白刃紛拏之際保全可謂非常人也乃歸之魏王至世宗即位納為皇后既免河中之難其母欲使出家資其福壽后不悅曰死生有命誰能髡首跣足以求苟活也母度不可逼遂止世宗素以后賢又聞命不坐家為念愈賢之所以為天下母也

郭忠恕責馮道

郭忠恕七歲童子及第富有文學尤工篆隸嘗有人於龍山得跡篆忠恕一見輒誦如宿習乾祐中湘陰公鎮徐州辟為推官周祖之入京師也少主崩於北崗周主命宰相馮道迎湘陰公將立之至宋州高祖已為三軍推戴忠恕知事變乃正色責道曰今公累朝大臣誠信著於天下四方談士無賢不肖皆以為長者今一旦返作脫空漢前功業盡棄令公之心安乎道無言對忠恕因勸湘陰公殺道以奔河東公猶豫未決遂及於禍忠恕竄迹久之晚年尤好輕忽卒以此敗坐除名配流為

### 舉子與馮道同名

馮瀛王道之在中書也有舉子李導投贊所業馮相見之虧謂曰老夫名道其來久矣加以累居相府秀才不可謂不知然亦名道於禮可乎李抗敬對曰相公是無寸底道字小子有寸底導字何

謂不可也公笑曰老夫不惟名無寸諸事亦無寸吾子可謂知人矣了無怒色

### 李穀修陳州夫子廟

李相穀嘗為陳州防禦使三日謁夫子廟但見破屋數間中有一像巍然而已穀嘆息久之俄而伶人中有李花開趨進而前獻口號云破落三間屋蕭條一旅人不知負何事生死危於陳穀驚以謂伶人之詞趨向有如此者遽出俸以修之

### 江為臨刑賦詩

江為建州人工於詩乾祐中福州王氏國亂有故人任福州官屬恐禍及一旦亡去將奔江南間道謁經為數月為且與草投江南表其人未出境遭邊吏所擒仍於囊中得所撰表章於是收為與奔者俱械而送為臨刑詞色不抗且日稽康之將死也顧日影而

彈琴吾今琴則不暇彈賦一篇可矣乃索筆為詩曰衙鼓侵人急  
西傾日欲斜黃泉無旅店今夜宿誰家聞者莫不傷之

張昭遠疑太玄經

張昭遠特好學積書數萬卷以樓載之時為之書樓張公家嘗謂  
所親太玄經見黃鍾不在成已之位使律本從何而生乎楊子雲  
通本曆象嘗著是書嚴君平為之下星緯行度凡二十八宿於參  
鬻牛頗差其次未知君平之學止於是耶後人傳之誤也未可知  
也其探討如此

馮吉好琵琶

馮吉瀛王道之子能彈琵琶以皮為絃世宗嘗令彈於御前深欣  
善之因號其琵琶曰遠殿雷也道以其惰業每加譴責而吉攻之  
愈精道益怒凡與客飲必使廷立而彈之曲罷或賜以束帛命背

負之然後致謝道自以為戒最極矣吉未能悔改既而益自若道  
度無可奈何歎曰百凡之司藝而身賤理使然也此子不過太常  
少卿耳其後果終於此

韓熙載唯簡不修

韓熙載仕江南官至諸行侍郎晚年不羈女僕百人每延請賓客  
而先令女僕與之相見或調戲或毆擊或加以爭奪靴笏無不曲  
盡也然後熙載始緩步而出習以為常復有醫人及燒煉僧數輩  
每來無不升堂入室與女僕等雜處為主知之雖怒以其大臣不  
欲直指其過因命待詔畫為圖以賜之使其自愧而熙載視之安  
然

何承裕恢諧

何承裕韶州曲江人父澤嘗為嶺南劉隱從事承裕有逸才為小

詞尤工娼樓酒肆無不流布與翰林陶穀素不叶世宗之征河東也書詔填委陶獨當之時何嘗藉亦預扈從之數世宗欲擢因問陶曰何承裕可以知制誥否奏曰承裕好俳發揮潤色恐非所長世宗遂已何知之及陶之判銓一旦方偃息何自外抗聲唱挽歌而入陶甚驚駭承裕曰尚書豈長生不死者耶幸甚無恙聞其一兩曲又何妨陶無以抗及知商州有舉授卷初甚歡慰及覽其詩有日暮猿啼旅思悽之句遽曰是下此句甚佳但上句對屬未切奉為改之何不云曉來犬吠張三婦日暮猿啼旅思悽舉人大慙而去其放蕩不羈動以滑稽為務也如此

### 僧賦牡丹詩

僧謙光金陵人也素好才辨江南國主以國師禮之然無羈檢飲酒如常國主無以禁之而又於諸肉中尤嗜鵝黿國主常以從容

語及釋氏果報且問曰老僧無他願但得鵝生四隻腿黿長兩重裙足矣國主大笑顯德中政亂國主猶晏然不以介意一旦因賞花命謙光賦詩因為所諷詩云擁納對芳叢由來事不同鬢後今日白花似去年紅艷夜隨朝露馨音逐曉風何須對零落然後始知空

### 契盈屬對

僧契盈閩中人通外學內性尤敏速廣順初遊戲錢塘一旦陪吳越王遊碧波亭時潮水初滿舟楫輻輳望之不見其尾首王喜曰吳國地去京師三千餘里而誰知一水之利有如此耶可謂千里外一條水十二時中兩度潮時人謂之佳對時江南未通兩浙貢賦自海路而至青州故云三千里也

五代史補第五終

右五代史補五卷潯陽陶岳撰每代為一卷凡一百四條岳雍熙二年進士也宋開寶中詔宰相薛居正監修梁唐晉漢周五代史一百五十卷久不傳于世六一居士病其繁猥汰卷秩之半潯陽陶介立復病其闕畧為之補先輩稱為嘉史第墮小說家習恐難免六籍奴婢之謂焉氏云吳鎮撰纂誤五卷雜錄一卷指摘六一居士外論二百餘事當覓佳本並傳虞山毛晉識

### 五代史闕文

宋翰林學士王禹偁撰進

臣讀五代史總三百六十卷記五十三年行事其書固亦多矣然自梁至周君臣事迹傳于人口而不載史筆者往往有之或史氏避嫌或簡牘漏畧不有紀述漸成泯滅善惡鑒戒豈不廢乎因補一十七篇集為一卷皆闕于著舊者也孔子曰吾述而不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此其義也

### 梁史三篇

#### 梁太祖

世傳梁太祖迎昭宗于鳳翔素服待臯昭宗佯偽鞵系腕而梁祖曰全忠為吾繫鞵梁祖不得已跪而結之流汗浹背時天子扈蹕尚有衛兵昭宗意謂左右擒梁祖以殺之其如無敢動者自是梁

祖被召多不至盡去昭宗禁衛皆用汴人矣臣謹按梁祖以天復三年迎唐昭宗于岐下歲在甲子其年改天祐至國初建隆庚申歲終五十六年矣然則乾德七十歲人皆目睹其事蓋唐室自懿宗失政天下亂離故武宗以下寔錄不傳于世昭宗一朝全無記注梁祖在位正及六年均帝朝詔史臣修梁祖寔錄岐下繫鞵之事耻而不書晉天福中史臣張昭重修唐史始有昭宗本紀但云即位之始有會昌之風岐陽事迹不能追補此亦明唐宗有英睿之氣而衰運不振又明左右無忠義奮發之臣致梁祖得<sub>行</sub>其志也有所警誡不可不書

### 廣王金昱

全昱梁祖之兄也既受禪宮中開燕惟親王得與因為博戲全昱酒酣忽起取骰子擊盆迸散大<sub>呼</sub>梁祖曰朱三汝碭山一民因天

下飢荒入黃巢作賊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富貴足矣何故滅他李家三百年社稷稱王稱朕吾不忍見血吾族矣安用博為梁祖不悅而罷臣謹按梁史廣王金昱傳曰昱朴野常呼帝為三宮中博戲之事諱之夫梁祖殺二君<sub>昭宗濟陰王</sub>殺一皇后<sub>何王</sub>名臣被害者不可勝紀及莊宗即位盡誅朱氏惟全昱先令終至道初知單州有稱廣王之後與尼訟田者豈以一言之善獨存其後嗣耶

### 司空圖

圖字表聖自言泗州人少有俊才咸通中一舉登進士第雅好為文躁于進取頗自矜伐端士鄙之初從事使府衆登朝驟歷清要巢賊之亂車駕播遷圖有先人舊業在中條山極林泉之美圖自禮部員外郎因避地焉日以詩酒自娛屬天下板蕩士多徃依之互相推獎由是聲名藉甚昭宗反正以戶部侍郎徵至京師圖既

負才慢世謂已當為宰輔時要惡之稍抑其銳圖憤謝病復歸  
中條與人書疏不名官位但稱知非子又稱耐辱居士其所居曰  
禎貽谿上結茅屋命曰休亭常自為記云已上梁史舊文臣謹按圖河  
中虞鄉人少有文彩未為鄉里所稱會王凝自尚書郎出為絳州  
刺史圖以文謁之大為凝所賞歎由是知名未幾凝入知制誥遷  
中書舍人知貢舉擢圖上第頃之凝出為宣州觀察使辟圖為從  
事既渡江御史府奏圖監察下詔追之圖感知已之恩不忍輕離  
幕府滿百日不赴闕為臺司所劾遂以本官分司久之徵拜禮部  
負外郎俄知制誥故集中有文曰戀恩稽首命點繫洛師于今十  
年方忝綸閣此豈踈于進取者耶舊史不詳一至于此圖見唐政  
多僻中官用事知天下必亂即棄官歸中條山尋以中書舍人徵  
又拜禮部戶部侍郎皆不起及昭宗播遷華夏圖以密邇乘輿即時

奔問復辭還山故詩曰多病形容五十三誰憐借笏趨朝參此豈  
有意于相位耶河中節度使王重榮請圖撰碑得絹數千匹圖致  
于虞鄉市心恣鄉人所取一日而盡是時盜賊充斥獨不入王官  
谷河中士人依圖避難全者甚衆昭宗東遷又以兵部侍郎召至  
洛下為柳璨所阻一謝而退梁祖受禪以禮部尚書徵辭以老疾  
卒時年八十餘臣又按梁室大臣如本字犯廟諱恭翔李振杜曉楊涉等  
皆唐朝舊族本心忠義立身重侯累將三百餘年一旦委質朱梁  
其甚者贊成殺逆惟圖以清直避世終身不事梁祖故梁史揭圖  
小瑕以抵大節者良有以也  
後唐史七篇

### 武皇

世傳武皇臨薨

終于晉王不登尊位故不言崩

以三矢付莊宗曰一矢討劉仁恭汝不

先下幽州河南未可圖也一矢擊契丹且曰阿保機與吾把臂而盟結為兄弟誓復唐家社稷今背約附賊汝必伐之一矢滅朱溫汝能成吾志死無憾矣莊宗藏三矢于武皇廟庭及討劉仁恭命幕吏以少牢告廟請一矢盛以錦囊使親將負之為前驅及凱前之日隨俘馘納矢于太廟伐契丹滅朱氏亦如之又武皇眇一目謂之獨眼龍性喜殺左右小有過失必置于死初諱眇人無敢犯者嘗令寫真畫工即為燃箭之狀微瞋一目圖成而進武皇大悅賜予甚厚

### 莊宗

莊宗嘗因博戲觀骰子采有暗相輸者心悅之乃自置暗箭格凡博戲並認采之在下者及同光末鄴都兵亂從謙以兵犯興教門莊宗禦之中流矢而崩識者以為暗箭之應

### 張承業

莊宗將即位于魏州承業自太原至謂莊宗曰吾王世奉唐家最為忠孝自貞觀以來王室有難未嘗不從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為吾王捃拾財賦召補軍馬者誓滅逆賊朱溫復本朝宗社耳今河朔甫定朱氏尚存吾王遽即位大可乎云云其下事錄莊宗曰奈諸將意何承業知不可諫止乃慟哭曰諸侯血戰者本為李家今吾王自取之誤老奴矣即歸太原不食而死臣謹按莊宗寔錄叙承業諫即位事甚詳惟吾王自取之言不書史官諱之也

### 張全義

唐昭宗賜梁祖名全忠賜張言名全義入梁改名宗奭

梁乾化元年七月卒丑梁祖幸全義私第甲辰歸大內梁史稱王不豫厭秋暑幸宗奭私第數日宰臣視事于仁岐亭崇政使梁改樞密為崇政諸司並止于河南今解署世傳梁祖亂全義家婦女悉皆進御



其子繼祚不勝憤：欲割及于梁祖全義止之曰吾頃在河陽遭李罕之難引太原軍圍閉經年啗木屑以度夕死在頃刻得他譚梁救援以至今日此息不可負也其子廼止梁史云：者諱國惡也臣謹按春秋莊公二年經曰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傳曰書奸也夫經言會者諱惡禮也傳書姦者暴其罪以垂誡也又莊公二十二年傳書陳完飲桓公酒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豈有天子幸人臣之家留止數日姦亂萌矣况全義本出于粟賊敗依河陽節度使諸葛奕之用為澤州刺史及奕死全義事奕子仲方即與李罕之同逐仲方罕之帥河陽全義為河南尹未幾又逐罕之自據河陽其翻覆也如此自是託迹朱梁斷喪唐室惟勤課勸其寔歛民附賊以固息寵梁時月進鎧馬以補軍寔及梁祖為友珪所殺首進錢一百萬以助山陵莊宗平中原

全義合與敬翔李振等族誅又通賂與劉皇后乘莊宗幸洛言臣已有郊天費用夫全義匹夫也豈能自殖財賦其剝下奉上也又如此晚年係證明宗欲為子孫之福師方渡河鄴都兵亂全義憂恨不食終以餓死未死前其子繼業訟弟汝州防禦使繼孫莊宗貶房州司戶賜自盡其制略曰侵奪父權惑亂家事繼鳥獸之行畜鳥獍之心其御家無法也又如此河南全羅貫方正文章之士事全義稍慢全義怒告劉皇后斃貫於枯木之下朝野寃之洛陽監軍使嘗收得李太尉平泉莊醒酒石全義求之監軍不與全義立殺之其附勢作威也又如此蓋亂世之賊臣耳得保首領為幸則多晉天福中其子繼祚謀反伏誅識者知餘殃在其子孫也臣讀莊宗實錄見史官叙全義傳虛美尤甚至今負俗無識之士尚以全義為名臣故因補闕文粗論事迹云

明宗

明宗出自戎虜老子戰陳即位之歲年已六旬純厚仁慈本乎天性每夕宮中焚香仰天禱祀云某蕃人也遇世亂為眾推戴事不獲已願上天早生聖人與百姓為主故天成長興間比歲豐登中原無事言於五代粗為小康

安重誨

明宗令翟光鄴李從璋誅重誨於河中私第從璋奮搥擊重誨於地重誨曰某死無恨但恨不與官家誅得潞王他日必為朝廷之患言終而絕臣謹按明宗實錄是清泰帝朝修撰潞王即清泰帝也史臣諱避不敢直書嗚呼重誨之志節泯矣

清泰帝

晉高祖引契丹圍晉安寨降楊光遠清泰帝至自懷軍京師父老

迎帝於上東門外帝垂泣不止父老奏曰臣等伏聞前唐時中國有難帝王多幸蜀以圖進取陛下何不且入西川帝曰本朝兩川節度使皆用文臣所以玄宗僖宗避寇幸蜀今孟氏已稱尊矣吾何歸乎因慟哭入內舉族自焚

晉史 二篇

晉高祖

梁開平初潞州行營使李思安奏函關縣攘鄉民伐樹樹仆自分為二中有六字如左書云天十四載石進梁帝藏於武庫時莫詳其義至帝即位識者曰天字取四字兩畫加之於傍即丙字也四字去中之兩畫加十字即申字也帝即位之年迺丙申也進者晉也石者姓也已上晉史舊云臣謹按天祐二十年歲在癸未其年莊宗建號政同光元年至清泰三年歲丙申其年晉高祖即位改元天福元

年自未至申凡十四載矣故讖書云天十四載石進者言自天祐滅後十四載石氏興於晉也豈不明乎而折字解讖以就丙申非也

漢史二篇

王淑妃許王從益

王淑妃明宗妃也從益明宗幼子也而見于漢史者所殺故也

漢高祖自太原起軍建號至洛陽命郭從義先入京師受密旨殺王淑妃與許王從益淑妃臨刑號泣曰吾家子母何罪吾既為契丹所立非敢與人爭國何不且留吾見每年寒食使持一盂飯灑明宗陵寢聞者無不泣下臣謹按隱帝朝詔史臣修漢祖實錄叙淑妃從益傳但云臨刑之日焚香俟命蓋諱之耳

劉洙

洙有子季和擢進士第

漢隱帝朝洙為開封尹周祖自鄴起兵洙盡誅周祖之家今皇建院即周祖家子孫婦女十數人極其慘毒及隱帝遇害周祖以漢太后令收洙

下獄使人責之語在漢史洙對曰某為漢家戮叛族耳不知其他周祖怒遂殺之臣謹按周世宗朝史官修漢隱帝實錄洙之忠言諱而不載

周史四篇

周祖馮道

事迹相因故君臣同叙

周太祖在漢隱帝朝為樞密使將兵伐河中李守貞時馮道守太師不與朝政以請告周祖謂道於私第問伐蒲策道辭以不在其位不敢議國事周祖固問之道不得已謂周祖曰相公頗知博乎時周祖始兼平章事周祖微時好蒲博屢以此抵罪疑道譏已勃然變色道曰是行亦猶博也夫博財多者氣豪而勝財寡者心怯而輸貞在晉累典禁兵自謂軍情附已遂謀反耳今相公誠能不惜官錢廣施惠愛明其賞罰使軍心許國則守貞不足慮也周祖曰恭聞命矣故

伐蒲之役周祖以便宜從事卒大功然亦軍旅歸心終移漢祚又周祖自鄴起兵赴關漢隱帝兵敗遇害於劉子陂周祖入京師百官謁周祖見道猶設拜意道便行推戴道受拜如平時徐曰侍中此行不易時周祖兼侍中周祖氣沮故禪代之謀稍緩及請道詣徐州冊湘陰公為漢嗣道曰侍中由衷乎周設誓道曰莫教老夫為謬語今為謬語人臣謹按周世宗朝詔御史臣修周祖實錄故道之事所宜諱矣

王峻

廣順初河東劉崇引契丹攻晉州遣峻師率師赴接峻頓兵於陝周祖親征遣使諭之使即故商州團練使程守素也嘗與臣言已卜事峻見使受宣訖時惟傳曰宣無詔書謂使曰與某馳還附奏陛下謂周祖也言晉州城堅未易可破劉崇兵鋒方銳不可與力爭所以駐兵者待其氣衰耳非臣怯也陛下新即位

不宜輕舉今朝中受聖知者惟李穀范質而已陛下若車駕出汜水則慕容彥超以賊軍入汴大事去矣時彥超據兗州叛使還具奏周祖自以手耳目使曰幾敗吾事

世宗符皇后

符后先適河中節度使李守貞之子崇訓守貞嘗得術士善聽聲知人貴賤守貞舉族悉令術士聽之獨言后大貴當母儀天下守貞信之乃曰吾婦尚為皇后吾可知之也遂謀叛及城陷后獨免周祖為世宗娶之顯德中冊為后臣以謂術意蓋亦有時而中人君之位安可無望而求公侯其誠之

王朴

周顯德中朴與魏仁浦俱為樞密使時太祖皇祖已掌禁兵一日有殿直乘馬誤衝太祖導從太祖自詣密地訴其無禮仁浦令徽

院勅詰朴謂太祖曰太尉時太祖檢名位雖高未加使相殿直廷臣  
也與太尉比肩事主太尉况帶職不宜如此太祖唯之而出臣謹按  
朴之行事傳于人口者甚衆而史氏缺書臣聞重修太祖寔錄已  
于李穀傳中見朴遺事今復補其大者况太祖太宗在位每稱朴  
有上輔之器朝列具聞

五代史闕文畢

晁氏稱范質撰五代通錄六十五卷凡  
乾化壬申以後五十三年碑碣遺文摺  
撫畧俗恨未得見鉅野王元之採諸寔  
錄三百六十卷中撰進一十七篇所謂  
少少許勝人多多許迺未得睿思殿寶  
章以尊寵其書惜哉元之自選生平著  
述三十卷撰著得乾之小畜遂以名集  
其曾孫汾哀錄遺文凡太宗寔錄奏議  
暨是書傳不載虞山毛晉識



